

江南之地的喜剧基因

□ 撰稿 | 孟渐新

年初，喜剧电影《年会不能停》让观众在影院里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——在影院里听到啜泣声、爆笑声、背诗声或是粉丝看到明星时的惊呼都不算难得，在喜剧电影放映中，时不时自发的掌声却十分罕见。编剧说自己祖籍宁波，创作初衷是希望在北方喜剧几乎一统江湖的喜剧市场，让人感受到江南喜剧的独特魅力。

是啊，江南喜剧的魅力：正在热播的《繁花》中，观众们都觉得沪语版本的争吵似乎更具喜感。这倒兴许并非错觉——“滑稽戏”“独脚戏”（包括前身“趣剧”）是在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中期时，结合上海本土曲艺与中外喜剧、闹剧和江南各地方戏曲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新兴戏曲剧种。顺提一句，“滑稽戏”早在2011年5月已被列为国家级非遗。

不过，要说江南的喜剧基因，倒不如说是江南人沿袭了我们民族自古以来的乐观基因：太史公的《史记》中专开了一篇《滑稽列传》，而“滑稽”萌芽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“俳优”。从现存的淳于髡形象可见，这个山东大汉常借着笑言，委婉进言——因此，如果说段位，相比纯粹嘲笑不足之症（比如肥胖、跛足、口吃、驼背等生理状态），起讽刺劝谏之用的喜剧无疑技高一筹，而这或许是文风鼎盛的江南之地希望延续的喜剧基因。

亚当·斯密在《修辞学与文学讲义》中对喜剧有一个比较简单可用的结论。大意是：喜感就是错位。用这种逻辑，其实可以解释从日本电影《魔幻时刻》改编的喜剧片《这个杀手不太冷静》，或从西班牙电影《篮球冠军》改编的喜剧片《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》虽则有趣，但似乎因为缺乏了讽谏“徒增笑耳”。而《年会不能停》的横空出世，让人看到讽谏仍顽强



地在我们的基因里起作用，令人激动。

影片细看实则有些情节还可推敲，比如庄正直后期混进公司寻人等。然而，从男主角胡健林进入公司总部起，剧情层层展开，每个层次又有足以让观众思考的空间——以片中胡健林与庄正直阴差阳错的调令为例：作为影片进入正题的第一处笑点，可笑的核心是庄正直花了钱却让胡健林捡了便宜。庄正直失望的倒霉样子和胡健林捡了便宜还卖乖的情态，让观众情不自禁地乐了起来。随着故事的推进，观众看到了张冠李戴的来龙去脉：庄正直为了家庭挪用巨资，结果因为收受贿赂者耽于玩乐，而与调令擦身而过，可笑之余又可怜可惜。胡健林坚持理想，安贫乐道，却在时代大浪的浅滩差点被抛弃，一纸调令让他坚信是公司要表彰像他一样兢兢业业的员工，这份信念光明正大又冠冕堂皇，正派到足以让大厂高管都以为是“领导递话”，可笑之余不免可叹可哀。

此处，编导留给观众的思考题，不仅是好运来临时主角会怎么做，更是如果观众身在那个职场，可能会成为看穿而不说穿的众人？讽刺的意义既是一种嘲笑，更是一次警醒：我们在这个社会应该怎样自处，又如何处世？我们的社会风气如何，实则是社会中个体行为的总和。

《年会不能停》以三好工人胡健林作为主线，他的升迁奇遇无疑折射了现代“大公司病”的一角。为了增强人物的真实性，主创们让胡健林在纸醉金迷的世界中短暂地迷失了自己。但主创们非常勇敢的是，在这个劳动者普遍被安排了委顿、卑下命运的环境中，钳工胡健林最终保持了劳动者的勇敢、坚持、质朴、真诚的品性，如果非要说江南喜剧，这大概是藏在江南人心中的温柔与信念吧。[E]

